

第二十七章

绝密文件《江礁计划》

星期一下午四点钟，我准时到达政法学院。进入三楼的教室，看见许多“满洲人”、朝鲜人同学围着一张课桌在大声议论，其中一人是这个座位上的同学，第四军管区中尉军需官李濂白。他一边指着桌子一边很委屈地说着什么。

我凑近一看，发现桌面上用粉笔写着两行日文大字：“满洲人真是猪，太埋汰啦！混蛋！”

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只是在这张课桌附近的地板上发现了一小堆碎纸屑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难道这些纸屑就一定是“满洲人”撕碎的吗？真是岂有此理！李濂白涨红着脸，找来一块抹布把桌上的字擦去。这时上课铃响了，同学们只好散开各归各位。“满洲人”挨“指导民族”的辱骂并非新鲜事，不是你干的，也是你干的！还想和人家说理去吗？唉……，江口教授挟着讲义进来了。

每人分到了两页文字材料，开始了今天的政治经济学课程。

由于华北之行，我已经耽误了二十多天的课程，想撵上拉下的功课十分吃力。前几天我特意找到江口教授要回了这些天没领的讲义。江口问到旷课的原因，我还是用那套谎话告诉他，是回营口老家迁坟，又大病了一场，没及时返回哈尔滨。老教授点点头没再说什么，只是嘱咐我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去找他请教，并把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我。他如此善意待我，使我心中十分惭愧，觉得真不该对他说谎，但又不知如何能解释清楚。生活就是这样奇怪：有时谎言比事实更容易叫人接受，而且对双方都无害。单科终考已经临近，我确实得下一番功夫赶上去，否则就太对不起江口教授了。

两节课上完，已经七点多钟了。我跑下楼梯径直奔向火车站。这是我已经计划好的，今晚要去内田顾问的公馆，以探病为由，看看老头子，其实主要还是专程去向多莎子和她妈妈致谢。我知道如果没有这母女俩为我讲情，现在我已经蹲在“四宪”的大牢里喂臭虫了。

齐腰高的篱笆木门用书包一碰就开了。远远看见叶山正在车库前用水冲那辆美国“大比克”。互相打了个招呼，我就直奔小楼推开了门。脱鞋时，碰上保姆“奥巴桑”，老太婆深深一躬，说了声：“你好久没来啦。”

“是啊，这不刚下课我就来了。太太从新京回来了吗？”

老太婆点点头，用手指指楼上，转身进厨房去了。我换上拖鞋蹑手蹑脚往楼上走，一眼看到了多莎子的背影，顺口叫了她一声。她回头一看，脸一红却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，另一只手指了指父母的卧室。她身上的女高校服还没脱下来，大概也是刚刚放学回家。

这时顾问夫人从内室走了出来，我连忙鞠躬问好：“听说夫人最近到新京去了，身体近来好吗？”这一套日本人见面的俗礼，不由自主地就从我口中流了出来。

“谁来了？进来！”内田在屋里用命令的口吻说。

夫人轻轻拉开隔扇门，我哈着腰迈进去，走到老内田的大厚褥子旁边跪坐下来，行礼问安。又是那套话：“顾问身体欠安，没来及时探察，心里实在过意不去……”

内田俯着身子趴在被窝里，戴着老花镜，双手撑在枕头上正阅读什么文件。

“是你小子，又上课去啦？……把腿盘上坐着，用不着拘束。”他见我木偶似的一副呆相，笑着说。看来，这老头子已经把我逃亡之事忘得差不多了，心里顿觉轻松，听命盘腿坐了下来。

多莎子送进来一盘小型茶具和几个橘子，放在我的面前。内田告诉她：“一会儿把你妈叫来。”她就退出去了。

“司令部内有什么事没有？佐藤这混蛋大概记我的仇了，胡茬子是不是又成乱草堆了……”

“您尽管安心休养，司令部内一切照常。上星期六波兰领事馆武官（指希特勒德国占领下的波兰伪政权驻哈尔滨领事馆）要回国来向您辞行。宪原司令接待了他，但语言不通，坐了一会儿就走了。”

“哦，那宪原司令还是疯疯癫癫地在念唱什么‘禅’吗？”

“是，整天在走廊里散步，自言自语。可是倒接见了不少来哈尔滨演出的戏班子……”

“什么戏班子？”内田挺纳闷，不知和司令部有何瓜葛。

“说了您也不明白，就是那些走江湖唱戏的呗。”我感觉

很难把中国的京剧艺术用日语表述清楚。尤其这年头，戏班子每到一处登台演出，如果不事先“拜码头”，向当地军、警、宪、特打招呼，送礼送票，就难保不被拆台、砸场子，轰出这一亩三分地。不知日本的歌舞伎演出时是否也有这一套礼节。于是我就东鳞西爪地随便讲开了：“到哈尔滨来的戏班子有专演猴戏出名的李万春、李少春，唱老生戏的言菊朋、言少朋父子……不同风格，不同流派的戏班子多着呢。”

这时夫人进来了。内田俯卧的姿势似乎太累，合上了枕头前边的文件打算翻一下身。一动弹就哎哟了一声，叫疼。老太太上前去搀扶，我也跪起身来上去帮一把。

这老内田身体肥大，足有二百多斤重。多莎子也跑进来从后边使劲推，好容易才算把他侧身安顿好。内田疼得龇牙咧嘴，痛苦万分。平时高高翘起的两撇仁丹胡也威风顿扫，垂了下来。

在搀扶老头子的时候，我一眼看到枕头前合扣上的文件封面上有“绝密”两字，标题是《江礁计划》。最下边的一行字是：江上军司令部参谋处。

没容我寻思，一个四十多岁的日本人走了进来。这人上身西服，下身马裤，一屁股坐在了我右边。他对内田哈腰问道：“老爷子还疼吗？怎么不见效呢，给您治病的可是日本数一数二的专家啦，医术好得很哪……”

“好个屁！一点也没减轻，疼得我睡不着觉，连翻身都他妈困难……”内田气哼哼地骂了起来。

“老爷子，让我看看，到底怎么样了……”

夫人过去轻轻掀开被子，露出了内田肥墩墩的臀部。只见肛门左侧一个核桃大紫红色的痔瘤，夹在两股中间，像个熟透了的李子。一股西药的药水味散了出来。内田好不耐

烦，大叫：“给我盖好！……”合上双眼，一只手托着腮帮子不再和任何人说话了。

刚进来的这个日本人，多莎子跟我提过。这人叫铃木，是她妈妈娘家的一个远亲，属于流氓商人一类。在道里区地段街开了一家专卖军刀、军装等军用附属品的商店，常来这里拍马屁，揽生意。我与他曾多次在这里见面，但这家伙一脸骄横神态，所以彼此从未打过一次招呼。

铃木在走廊里和夫人嘀咕：“阿姨，我看只有住院开刀为上策啦……”

内室老头子听了，大怒：“闭上嘴！滚蛋……”

铃木把脖子一缩，灰溜溜地下楼走了，我也只好告辞。多莎子陪着我走出小栅栏门，来到大街上。

晚风习习，暑气顿消。我们默默地并肩散步。此时，那些早已准备好的感谢她们母女的话觉得已无必要。说出来反而显得又虚又俗，亵渎了她们的善意。这次来，我发现内田顾问的病情严重，多莎子和母亲为此忧心忡忡，十分焦虑不安。如果能帮她们治好老头子的病，那是比任何感谢话都贵重、都实际的回报啊！这时，我突然想起岳父的一个朋友，不禁精神一振，脱口叫了起来：“哎呀，多莎子……”

“哦——什么？”她转过头来，大眼睛里一片迷茫。

“你父亲的病，看来西医西药是无效的了，不知你父母是不是相信汉医汉方。我岳父认识一个满洲人叫岳春阳，是个老汉医，有祖传秘方专治痔疮。名气很大呢！你和父母商量一下，看是不是……”

多莎子一听，不由得双手抓住了我的衣襟，惊喜地叫道：“真的吗，你怎么不早说！快告诉我什么汉医汉方，只要能治好父亲的病就行。你有什么高招，快使出来呀……”

“唔，听说这老汉医用的是什么‘枯痔疗法’，一不打针，二不开刀，也不用住院，在家里就可以用药。那种秘方中草药敷上去，痔瘤就会慢慢枯萎、脱落，挺神的。百治百灵，咱们不妨试一试嘛。”

“哎呀，太好啦！”这丫头推开我扭头就跑，街巷中留下一片细碎的木屐声。

第二天上午，九点刚过，内田顾问的黑色大轿车突然出现在司令部大楼门前。卫兵队吓了一跳，以为顾问来了，一阵口令声，立刻列队迎接。结果车上走下来的却是一个老太婆和一个日本少女，顾问夫人和多莎子。

早晨一上班佐藤就来告诉我：“一会儿顾问夫人有事要来找你，准备一下吧。”

我心中有数，一定是多莎子回去和父母商量好了，决定请汉医来治。我这段马屁经又念正了。

顾问夫人好像急不可耐，佐藤把她们让进客厅，她连坐都不坐，催着让我带她去见名医岳春阳。

副官处矢野、宫崎和朱副官跟在后边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和佐藤陪着顾问夫人、小姐登车而去，不知我这小子又整了个什么景儿？

我坐在司机叶山旁边指道儿。汽车穿过道里区繁华地段，过了一个铁道口一直往西，直奔新阳区大马路。距我岳父家大约一里多地，远远就看到了写在青砖围墙上的白粉大字：岳氏痔瘻专科诊所。

汽车嘎然停在了门前，把诊所里里外外的人们吓了一跳。车上走下两个不同军装的官老爷，还带来两个东洋老太太和少女，连挽着袖子正给人看病的岳氏父子也不由得直发

怔。

老汉医岳春阳与我岳父平辈，素有交往。记得我结婚时，他曾赴席。在酒席桌上与我的证婚人、海军少将参谋长严昌泰握手言欢。这几年老大夫略显苍老，花镜好像又增加了度数，看人时，眼珠得翻向镜框外边。

老人认出我来，一阵寒暄，我连说带比画向他介绍了顾问夫人和小姐，并说明了来意。夫人见到满屋子的患者大为惊讶，不住地说：“哎呀，果然了不起，这么多求医的人……”

这两间门诊，男女老幼弯腰撅腩的坐了满屋子，连一个凳子都让不出来。夫人并不介意，大家只好站着说话。

我借机又将老汉医的本事吹捧了一番：“这还不算呢，还有不少外地慕名而来的病人住在旅店里等着挨号哩。岳老先生对这种病手到病除。别说全哈尔滨，就是全满洲国也是大大有名啊……”这是事实，并非我夸张，我岳父不止一次这么说过。至于名扬“满洲国”，许是后话，不算吹牛。

因为事先没打招呼，此刻岳氏父子无法脱身。屋里十几个排了号的病人必须今天处置完。所以我们约定，当天下午四点钟准时来接老大夫去登门给内田顾问看病。

送我们出来时，我看到老汉医岳春阳对我给他介绍这种病人很高兴，心存感激。他也知道，给内田顾问这种人治好病不但能扬名，而且等于交下了朋友，今后的岳氏诊所就有了靠山。再有地痞、无赖想上门捣乱、敲诈，就得掂掂自己的胆量了。

本打算让叶山直接将夫人、小姐送回公馆，我和佐藤白回司令部，但夫人一再坚持让我们跟着一块儿回去向老头子汇报。佐藤还在推托，我从背后使劲捅了他一下，这家伙才

“福至心灵”，一下子明白过来：这可是一个拍马立功的好机会哟！立刻和我钻进了汽车。

于是，汽车经过莫斯科兵营，一直驶入大直街，开向了内田公馆。

夫人、小姐上楼，佐藤紧跟在后，我却没有上去的必要了，留在楼下和叶山闲扯。午饭是在厨房里吃的家常便饭，由老保姆侍候着，多莎子拎来了三瓶啤酒，告诉我们：“吃完饭，爹让叶山送两位先回司令部。下午准时去接老汉医。”多莎子好几天没去上课，我今天也得奉陪到底，不能去上学了。

回到司令部，佐藤命令叶山下午四点准时到楼上喊他和我，叶山唯唯而去。我回到副官处，离下午上班还有二十多分钟，军法处的石突正和矢野、宫崎在东拉西扯。宫崎脱下皮靴一边挠脚丫子一边和我们大谈“痔”的问题。“十男九痔呀，几乎人人有。我这屁股也经常发痒，不知是不是前兆啊……”

下午上班的铃声响了。宫崎登上靴子，大家作鸟兽散。我溜到地下室宿舍去，找了个士官的铺位舒舒服服地放了个大长条——老子今天有太上皇的圣旨在握，谁也管不着啦，先眯一觉再说。

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，卫队长曲大胖子把我叫醒。我一看表，三点半多了。跑到自来水龙头那儿洗了两把脸，捞过一条不知哪位带馊味的毛巾胡乱揩了两下，就大步跨上楼去。穿好衣服，挎上那把金光闪闪的文官短剑，向矢野、宫崎举手告假。到顾问秘书处会同佐藤一起到后院坐上汽车，径直去接老汉医岳春阳。

岳氏父子已经准备好了。老爷子换上了一套体面的国

服：藏蓝色缎子长袍，外罩黑色寿字花纹马褂，手杖戳在茶几旁边。茶几上放着一个扁型软皮药箱。长子岳子继四十多岁，与我兄弟相称，是老爷子事业的惟一继承人。听岳父说，岳家的祖传秘方是传子不传女，制剂时，女人必须离得远远的，不许窥视一分一毫……大概是怕女子将来嫁给外姓人泄了天机吧。

今天大少爷作为助手一同前往。他穿一身笔挺的西服，红领带，白衬衫，鼻子上架了副金丝边眼镜。据说也会说几句日语。爷儿俩都是一副名医风范，气宇不凡。

在左邻右舍的围观下，我们谢绝了入室的邀请，很有礼貌地将父子二人请上了汽车。佐藤在前，我陪他们坐后边，在满街人注目下汽车开走了。

二十多分钟后，汽车开进了黑山街，放慢了速度。前座的佐藤说：“嗨，好家伙，都排成仪仗队了……瞧。”

果然，远远看见院门外，沿着矮树墙，内田夫人、多莎子、老保姆和叶山老婆站成一溜儿正在向这边张望。

车一停稳，佐藤跑下车打开车门，我和大少爷便搀扶老大夫下了车。内田夫人上前：“老先生辛苦了。”后边一排人跟着一齐鞠躬为礼。大家簇拥着把老大夫请上了小楼。

夫人在走廊里大声通报：“老爷，汉医大夫来了！”

众人在走廊里都脱了鞋，鱼贯进入了内田的卧室。屋里西边窗户大开，多莎子打开了电扇。老保姆在塌塌密上一字形摆了四五个厚坐垫，个个上面都套着竹编的小凉席。夫人请老大夫宽去长袍马褂坐下来。内田放下手中的报纸道声：“辛苦了！”便摘下眼镜仔细地打量着岳氏父子。

我请老大夫摘去头上的瓜皮帽，又敬上一把日式凉扇。内田问我：“那小子是谁？也是大夫吗？”我看了一眼笔直地

跪坐在岳春阳身后的岳子继，说：“是，是老夫的儿子，也是助手。”

“嗯，有些日本人的气质，会讲日语吗？”

岳子继听懂了，谦恭地回答：“只懂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。”

多莎子将水果、饮料摆满了一大托盘放在大家面前。老夫岳春阳盘腿坐在厚垫上一言不发，只是扇扇子，他脱去长袍马褂后，里面是崭新的对襟府绸衬衫。这时，扭头对我说：“先看看病情再说吧。”

于是，我让顾问夫人把内田下身披盖着的毛巾被拉开，请老夫诊断。老先生将衣袖卷上，用药箱里的酒精棉仔细地擦拭了一番手臂、手掌，然后开始观察病灶。

这位江上军的太上皇，此刻像个等待宰割的大肥猪，半撅着屁股任人摆布。但众人鸦雀无声，都十分严肃、谦恭地在等待医生的诊断。室内只有电扇的呼呼声。

岳老先生俯跪近前，观察良久，又用手轻轻掰开臀部两侧看了看痔瘤根部位置，便让夫人盖上了毛巾被，请内田随便躺好，又用药棉擦擦手，拿起扇子边扇边唠起了病情。

这时，我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将双方的问答尽可能准确、圆满地给翻译出来。这位岳春阳不愧为名医，确有儒家大雅之风，谈吐潇洒、雍容、落落大方。说得不紧不慢，恰到好处，叫我十分佩服。内田点上一支烟，一手撑在下颌上，认真地听着我的翻译。

老夫说，这种痔是最常见的一种病，叫外痔。是因为内热外湿，下焦淤滞、郁结所成。心情郁闷、上火会加重病情，但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由他来治，用不了几天工夫一定奏效。不过日本人首先要去除偏见，相信汉医疗法，这对病人

的心理、情绪有好处。“神志宁静”利于治疗。内田听了连连点头。夫人更是咋舌、感叹不已。室内的气氛变得渐渐活跃起来。

休息了大约十分钟，老大夫呷了口茶，便开始进行首次用药。他让内田俯卧、撅臀，岳子继将早已备好的大块双层白布铺垫在病人胯下。老大夫从药箱中取出一个酒盅大小的古瓷瓶来，打开瓶盖，立刻有一股奇异的药香弥漫开来。他一只手接过一块巴掌大的纱布按在痔瘤下边，另一只手轻轻点、荡药瓶，将里面的黑色药粉洒在痔瘤上。然后用纱布将病灶包裹住，以防药粉散失，又用另一块纱布盖好，贴上了几道贴膏布条。

前后也就几分钟，治疗程序就算完成了。大夫让内田屈腿仰卧。叮嘱说，过两三分钟会有刺痛、烧灼之感，不要怕，一会儿就会过去。内田如获大赦，长出了一口气。多莎子立刻用手帕轻轻擦去了老爹额头的汗水。内田捋了两下仁丹胡，向老大夫道谢。让夫人给他点上一支烟，并命夫人给老大夫敬烟。岳春阳摆摆手，让儿子从药箱的一个间隔里取出一个西式烟斗来。岳子继将烟斗填进烟丝，划着火柴，立刻一种特殊的烟味冒了出来。他说这是从中央大街外国人经营的商店里买的一种洋烟丝，很对老爷子口味。

过了一会儿，岳春阳让我问内田有什么感觉。

“有点刺痒和微疼……”

“好极了，这是药性在发挥作用，不要顾虑，一会儿就好。”

内田又要抽烟，多莎子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，塞到她爹嘴里，自己却呛得咳嗽起来。我在一旁窃笑。我用目光仔细寻找一样东西，但内田身边除了报纸、烟缸等杂物外别无所

见……那份“绝密文件”没有了。

岳春阳详细讲解了这种“枯萎疗法”的效果、程序以后，留下了大小各三包药粉，并教给了夫人使用方法，让她记住两种药粉的不同之处和用途。叮嘱要以清洁为主，其间胯下如果有液体出现是正常现象，不要惊疑，擦净即可。两天以后，下午这个时间他再来复诊、观察。

老大夫站起来告辞，岳子继开始给父亲穿衣服，收拾药箱。内田夫人走到我面前来商量出诊费的问题。我说暂时不必，见效了再说。临出隔扇门，岳春阳回头告诉内田：“腿乏了可以放平，翻身时只要注意点无妨……”

内田摆手致意，又捋起了胡子，表情十分满意。

到院门口，送岳氏父子上了汽车，佐藤命令叶山将他们平安送回家，便和我又回到了楼上。内田单独招呼佐藤进去，我则被多莎子拉进了她的房间。走廊里，内田夫人兴奋得来回穿梭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，好像在神龛前祷告。

多莎子扔给我一大摞报纸和画报，一边削苹果皮一边和我闲聊汉医汉方。我翻着报纸、杂志，眼前不由一亮：已弄得发皱的五六页“绝密文件”《江礁计划》正在其中！

我既非间谍，也无窥探军事机密的野心，只是一种年轻人强烈的好奇心非满足不可。趁多莎子去外边扔果皮的空儿，我把文件夹在一本画报里翻阅起来。等她回来，这几页文字我已经看了八九成。最后一页来不及看，只扫一眼结尾，发现这个计划的策划、起草人是本军参谋处的三浦正甫和玉川满，一个少校、一个中校。

我把夹着文件的画报扔进报纸、杂志堆里，又和多莎子唠了一会儿小孩话便起身告辞。多莎子一边留我吃晚饭一边站起来喊：“妈妈，左君要走了，他说不吃饭了……”

老太太一边挽留我，一边说：“叫你忙了一整天，真对不起，明天能来吗？”

我九十度鞠躬：“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谢谢，再见了。”

走过内室门口，见佐藤的靴子还在。大概内田在问他司令部的各项事宜，多莎子站在楼梯半腰和我挥手，说她明天也要去上学了。

走出街口，远远看见叶山送客人的车已开了回来。

今天我打算抄小路穿过海军武官府左墙角，直下许公路步行回家。夕阳余晖中，摩电车驶过，尘土飞扬。一路上，《江礁计划》中的内容零散地出现在我的脑海。一种直觉告诉我，战争，正以它不可阻挡的步伐在渐渐逼近……心情不由得有些沉重起来。

走进家门，女儿小玉一蹦一跳扑到面前，抱起来，亲一口。看见西屋里老爸老妈和嫂子已把晚饭摆好，老婆也刚刚下课回来不久，正等着我吃饭呢。

炕桌上摆着的晚饭是高粱、大米的二米饭，菜是豆芽炒咸菜和大锅的白菜炖粉条。老爸已将酒壶、酒盅摆了出来，我知道门后的酒桶里还有余甘，心里颇觉安慰。转身拿出一个盘子到门口回回馆，花一元钱买回了一盘子羊肝、牛肚和腱子肉，盘腿坐上炕就和老爸对喝了起来。爸爸前几天刚从北安回来，说哥哥的工厂很忙，希望嫂子能去帮他料理生活。和我商量什么时候送她去……饭后，我躺在炕上，闭上了眼睛，绝密文件《江礁计划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

该文件的第一则为“计划目的”，无非是大日本帝国圣战前途的展望及作为“满洲国”江上军系圣战之一员，肩负

重任，神圣职责等等。

第二则的大意是，在战争爆发时，必要的生死关头，江上军全军舰队要以人、舰同殉国难，沉江为礁，以阻苏军水上航道。

第三则是计划沉船的方位。提出以东起富锦，西至佳木斯之间的航道为宜，等等。最后一页虽然没有看到，但也完全可以推断出来，必定是此举的必要性和以死效忠天皇等等的“武士道”誓言和套话。

这份文件不知郭索夫上校是否感兴趣，而我却被它搅得睡不着觉了。我是个文职官员，体重还不到一百三十斤，沉舰时大概不用我去增加分量。但谁能担保没什么意外呢？

1944年夏天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德军节节败退，苏军的反攻越来越猛，被德军占领的苏联领土已被苏联红军收复了大半。从东往西，反击德国占领军的苏联红军如一部强大的推土机，一路攻势凌厉，锐不可当，已经逼近了德国领土东普鲁士。猖獗一时的“轴心国”中的轴心国家法西斯德国的丧钟已被敲响了……6月6日，美英盟军在法国海岸诺曼底成功登陆。“欧洲第二战场”的开辟，加速了德国的崩溃。日本面临着独撑一方的危险局面。《朝日新闻》已经透露，日本本土上的老头子和十几岁的小孩都被动员起来准备决战了。我这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岂能幸免？一旦大鼻子打过来，还是想法逃命要紧……这《江礁计划》管用吗？如果沉舰的地方正好是个大坑，咱江上军不就全白死了吗？“满洲国”与苏联的边境线绵延千里，人家要进攻非走水路不可吗？海陆空一齐上怎么办？

说穿了，这个《江礁计划》也没什么新意，不过是效仿

日俄战争时期，日军在旅顺口海峡航道沉舰，阻拦沙俄海军进攻的做法而已。

当年日本海军舰队的舰长濑户以身殉职，和整个舰队数艘军舰一起沉没，将旅顺口内港通往黄海的海峡航道设置了人造暗礁，为日军防守军港要塞立了大功。后来，日本人为了纪念这位舰长，就把旅顺港湾命名为“濑户内海”，但中国人从来没有这么叫过……他妈的，三浦和玉川，你们炒的这碗日俄战争的冷饭早就冒出馊味来了，就不能拍拍你们的猪脑子，再想出点别的花样来吗？……不知什么时候，我已经睡着了。